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曹晖
执行/版式:杨铭
美编:倪海连
投稿邮箱
a84655106@163.com

缀满星星的衣衫

□朱宜尧

水池边有人影,遮挡了半边光线,逆光望去,一个清晰的暗影正在洗脸,水哗哗地流。他洗了毛巾,起身擦胸前。阳光正好不偏不倚照射在工作服上。我看见工作服上闪烁着点点星光,犹如镶嵌着钻石。

一大早,还没爬起被窝呢,老张就来电说老陈昨天夜里“走”了。我一惊,怎么可能?

老陈,是我同事。确切地说,我们不在一个车间,也很难见上一面。认识老陈是因为完成一篇新闻报道。我挎着个单反相机,牛鼻子插大葱——装象去了,在老陈的工作间漫无目的地寻找“猎物”。

阳光从窗口照进来,光亮无比,晃得人睁不开眼。水池边有人影,遮挡了半边光线,逆光望去,一个清晰的暗影正在洗脸,水哗哗地流。他洗了毛巾,起身擦胸前。阳光正好不偏不倚照射在工作服上。我看见工作服上闪烁着点点星光,犹如镶嵌着钻石。

我忽然感觉“猎物”出现了。但,疑惑的是,不知道星光从哪里来,是光线的反射吗,还是另有原因?当我走近他时,落在衣衫上的星光消失了。

我让他别动,他倒挺配合。一来不知道我这个挎相机的到底啥来路;二来他有点懵,享受在清凉里没反应过来。我让他重新洗脸,敞开工衫。我又回到刚才看见星光的位置,果然星光再一次闪现。我迅速走到他身边,发现了原因。原来那些闪烁的星光,竟然是阳光穿过工作服的小孔洞发出的。

他姓陈名皓,是车间的焊工师傅,工友们亲切地叫他“火枪手”。

他的工作简单,用高温火枪割掉废旧的铁削、螺栓,可工作起来并不轻松。这大热的天,别说守着一把高温火枪,即便什么也不做,起来蹲上一动弹就是一身臭汗。这还不说,老陈还要戴着一副长长的皮手套。左手是遮光罩,右手握紧吐着火舌的枪把。工作服的领口严严实实的,后背湿了干,干了湿,已经漏出了盐碱花。我心里暗暗高兴,终于找到了新闻。

老陈的工作场面是壮观的。火花四溅,时而落在脚下,时而喷射到胸前、两侧。每切割一个铁削,高温融化的铁屑都会无一例外地落到衣衫上。有时从脖颈进入,贴着肚皮,从

衣襟下口处滑落。老陈挨了烫,还是不动声色地专注切割。目光时刻盯着火舌的位置,不敢有丝毫怠慢,直到这一波工作结束,关闭了火舌,“吧”的一声,停止了呼呼的声响,感觉世界都安静了,面部的热度才降下来。

我跟他一起吃午饭,一起作业,一起洗澡。看过他的胳膊、肚皮,我十分震惊。因为烫伤,胳膊和肚皮上落满了蝴蝶斑。至于他那千疮百孔的工作服,我美其名曰“蝴蝶衫”“蝴蝶袖”。到处是密密麻麻的小孔洞。那么小巧,那么繁多,那么可爱,那么让人心疼。

《“火枪手”老陈》的新闻,很快见报了,登在《人民铁道报》上。把报纸递给他看时,老陈先是乐得合不拢嘴,看过后说,我哪有那么好,言过了。他把报纸叠成了豆腐块,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。他说快退休了,还上了报纸,头一回,要做个纪念,也要给孙子看。

我也听说,有人劝过他,都一大把年纪了,不行换个岗位。老陈明白工友的好意,只是笑笑。

老陈一直工作在气割岗位,直到退休。

我们成了好朋友,忘年交。有时我发朋友圈,老陈看了,喜欢就点个赞。有时也跟他聊几句,无外乎是退休后勤养的话题而已。知道老陈爱上了甩铁鞭运动,真替他高兴。

说来我那时也有和工友一样的想法,想让他换个岗位,可现在没有这样的想法了,包括我自己。平凡怎么了?最怕的是一辈子在平凡中默默坚守,默默付出,像老陈。想明白了,就能接受自己的辛苦,接受自己的平凡,说到底,生命不为了别人的目光,是活成自己的样子,哪怕平凡。一切顺其自然,顺心就好。顺其自然,顺心不是消极,不是顺流而下,而是努力之后的顺其自然,坦然、心安地接受。

世事无常,老陈“走”了,可是他那件缀满星星的衣衫一直在脑海里,闪烁的每一枚星星,都是缀在老陈胸前最耀眼的勋章。

愿老陈一路走好。



《信念》水彩画 张翔得

老兵

老兵

□张林

老兵随家人从吉林来黑龙江才七八岁。因为家贫,一天学没上,后来会那几个字都是在部队学的。他12岁就给地主放猪、背柴,因为背不动柴,没少挨踢。

老兵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。解放战争,三大战役他都参加过;抗美援朝时,老兵在第39军116师348团警卫营二连任班长、副排长。参加完抗美援朝,老兵在辽宁驻军的3年间,被提升为副营级干部。在三岔河铁路局工作不足两个月,老兵就主动要求复员回乡,先后被安排在永利大队猪场当场长、永利二队当大队长和文化乡电站当站长。

当兵的经历,是老兵最为骄傲的历史。小时候,没少听老兵讲他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的经历。这使我的童年如春天的田野,青翠茁壮而绚丽多彩。三大战役的炮声,常觉得老兵难以入眠,总能见到他半夜醒来,合衣坐起,倚靠在冰冷的墙壁上,呆呆地陷入回忆;三八线的枪声,又常让老兵在洒满晚霞的乡间小路上,踽踽独行,静静地陷入遐想。古稀之年的老兵,缓慢的步子,微驼的腰板,花白的鬓发,哪一点儿能让人相信:他,曾经是一位穿行于炮火硝烟中,浴血杀敌屡立战功的老兵呢?

和老兵同是老兵的,老兵所在的乡里也有几位,他常骑自行车去看他们。他们到一块儿就会共同回忆当年的战斗情景。聊着聊着,他们虽然有时会黯然伤神,但更多的是开怀大笑。聊到某一次战斗时,他们还会评价这次战斗在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,甚至还会褒贬中外战争史上的指挥官。

平时,老兵不吸烟,不打麻将,也不胜酒力。他爱锻炼,更爱劳动,生活简朴而有规律。每年“八·一”前后或者旧年年底,他都会接受当地新闻媒体的采访,还会接受中小学校的邀请,去给中小学生们讲他当兵的烽火岁月。

老兵作战英勇,功勋卓著。各种解放纪念奖章、立功奖章包括那些立功证书、立功喜报,都是老兵在战火中用热血铸就的光荣历史。一个人在屋的时候,老兵会打开他的小木箱子,小心翼翼地拿出里三层外三层包着的勋章,逐一端详,间或还会闻一闻上面残留的硝烟气息。端详久了,也会有几滴老泪滑落面颊。

逢年过节,晚辈们去家看望老兵。在亲人们围坐的餐桌旁,老兵常会借着一二两酒劲儿,抖动筷子,说:“当年在战场上,卧雪爬冰,一把炒面,一把积雪,就想到一定会有幸福的今天!”说罢,会哈哈大笑,震

得饭桌直颤!

80多岁的老兵,骑不了自行车了,居然买了一辆电三轮代步。84岁那年秋天,老兵突然吃啥也不消化了,甚至在腹部还鼓起一个硬包。亲人把他送到医院检查,已是胃癌晚期,医生告知:只能输液缓解疼痛。医院里,老兵已骨瘦如柴,静静地躺在病床上,可当电视里传出炮弹的呼啸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时,老兵令人惊讶地直起了身子,两眼炯炯放光,像打了两道利闪。

那年二月初四时整,85岁的老兵走到了生命尽头,像一片落叶。临终前,叮嘱他的后辈们:那些奖章和立功证书都是他在战争年代拿命换来的,千万要保管好,要一代一代传下去。然后,他微笑着合上了双眼。

这位老兵,就是我的父亲。想到父亲,我突然想起一位二战名将说过的一句话:“老兵永远不死,只会慢慢凋零。”



《铁道兵丰碑》木版油印 张士勃

观摩话剧《八百里高寒》



话剧《八百里高寒》剧照

冰雪在燃烧,那是爱的忠诚

□欧阳逸冰

舞台上,全剧场景无处不在的是严寒,而全剧人物无一例外的是火热。仿佛山林深处的每一寸天空都在凝固成冰,仿佛进山的铁道兵战士的每一颗心都在燃烧,把冰雪的冬季融化成暖日的春天。或许你会情不自禁地为此刻吟诵起雪莱的诗句:“如果我是一片落叶随你飘腾/如果我是一朵流云伴你飞行”,去亲身感受那个炙热时代的热泪与高歌……

这就是中国铁路文工团和大兴安岭艺术剧院联合创排的话剧《八百里高寒》给人最突出的感受。它讲述的是1964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在零下五十度的高寒里,挺进大兴安岭“生命禁区”,逢山开路,让火车的笛声唤醒万年的原始森林,把生命禁区变成幸福家园的奋斗故事。

从全剧构思看题材的开掘

戏剧艺术是要开掘人物丰富多彩的、瞬息万变的、多向运动的内心世界,使舞台上的一切,都成为人物内心世界外化的图像。《八百里高寒》的构思就是从塑造人物,描绘人物内心世界出发,让主人公姜家修在铁道兵历史的终结点上,怀着惆怅、自豪和深情追求的复杂心情,沿着女主人公杜峥嵘的工作日志的记载,回顾那往日曾经的波澜壮阔,探求情感秘密中仿佛是无解的问号。主创充分利用了舞台的假定性,建立了多向多维交叉的叙事体系——

日志里(1964年)的姜家修与现实(1984年)的姜家修对话:“我就是你呀……人的过往不会消失,一直住在自己的心里。”叙述时间与发生时间的差异,提供了题材开拓的可能,就是现实与历史的相互映照,让思想内涵在观照中提升。现实的美家修见到幻境中的杜峥嵘,十分惊讶:“你怎么还这样年轻?”日志中的杜峥嵘告诉他,我们相隔了“五千六百六十一天!”就这样,这三个舞台形象,从各自的视角和心理,将发生在1964年至1967年铺路进程中的七个事件(风雪脱险、工期争论、修地火龙、隧道生死、森林救火、围中喜剧、沉箱壮烈)引人注目地再现出来,观众看到的是,这些创造者内心世界的波澜以及这些波澜下面的灵魂的闪烁。

让我们从舞台呈现的实践来看,这种多向多维交叉的倒叙手法的价值:所有的事件情节,都是男女主人公的回忆,而回忆正是内心世界的展现,其主观性使回忆的所有再现场景无不抹上了主人公浓烈的情感色彩;这是主人公站在1984年的历史驿站上,对过往的重新审视,是“今”与“昔”的对话,是两个不同时空的心理对照与评判,使主人公的灵魂表现获得了新的深度;这是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已知心灵(1967年之前)与未知心灵(1967年分离之后的想象)的迎合与撞击,在更深层的意义上,揭示了两位主人公情感与灵魂的新飞腾。

从人物关系的建立透视艺术的提炼

所有的“戏”都产生在人物之间已经建立和正在演变的戏剧性关系之中。在《八百里高寒》中,姜、杜爱情每一个阶段绽放的花朵都附丽在他们共同开发建设事业上。请看——

姜杜爱的萌发:狂风暴雪中的凹地,女主人公力主撤往高处,挽救了姜家修和全团战士的生命,使得这位无所畏惧的团长右手虔诚地高举齐眉,由衷地向她敬礼致敬。在这个爱的序曲里,人们看到的不仅是男女主人公相互的敬重,更是挺进大兴安岭的艰巨和铁道兵们纯粹的精神。

姜杜爱的共鸣:在马上就开工还是等待三个月后的春天方案的争论中,主创跳出了方案的陷阱,倾力触动的不是人的心灵——争论的对立方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,忽然提到杜峥嵘不是党员,没有资格参加党的这个会议。姜家修旗

帜鲜明地指出,现在讨论的问题与是否具有党员身份没有关系,再次赞同立即开工。这让杜峥嵘的内心获得了被信任和被尊重的无比欢畅。紧接着,在迎接鄂伦春族同胞送来驯鹿和物资的高兴时刻,杜峥嵘第一次,也是不知不觉地抓住了姜家修的手。

姜杜爱的甜蜜:在打通隧道的艰苦作业中,一名战友被塌方掉下的大石头压住了腿部,姜家修和杜峥嵘同心合力组织众人救出了战友,但是,姜家修却被巨石砸伤。杜峥嵘心痛地一把抱住了他,架着他向前走……二十年后,姜家修这样披露心曲:“我……我那时觉得受伤真好!真希望永远那么和你走下去。”痛苦变成了甜蜜,爱情结果了。

姜杜爱的宣言:为了感谢铁道兵在森林大火中对族人村民的救护,美丽的鄂伦春姑娘乌娜吉专门找到姜家修,要把自己亲手编织的西哇(围巾)给他戴在脖子上。姜家修羞得无处躲藏。一旁的杜峥嵘笑嘻嘻地拿过西哇,围在自己的脖子上,回赠乌娜吉一块珍贵的手表(父亲的遗物),转身灵巧而又亲密地挽起不知所措的姜家修,满面春风望着乌娜吉笑,这是全剧唯一的喜剧场面,不仅表现了乌娜吉的热情,杜峥嵘的真心,年轻人之间情感表达的微妙语言,更重要的是,戴着火红西哇的姜杜二人,那公燃挽臂而立的身影,不正是他们爱的宣言吗?

姜杜爱的真谛:我们都不曾预料到,火车轰隆隆地开进大兴安岭的欢乐日子,就是姜杜这对生死恋人的离别时刻。离别非消失,缘尽情更深,这是杜峥嵘发自灵魂深处最隐秘的告白——

你跳到冰水里的时候,我的心都碎了,邛连长牺牲了,在那一刻,我后悔更痛恨我发明了冰沉箱法!我极度恐惧,我害怕失去你!我不止一次害得你差点丢了命,我不是你的福星,我是你的灾星!在战争中我失去过爱人,我的生命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恐惧,因为爱你,所以远离!

即便是观众在情感上不接受她的决定,也不得不沉重地理解。因为她的决定表现的,是对铁道兵的神圣使命,对自己心中美好的爱人姜家修,对生死相依的战友,对自己作为工程指挥者的高尚职责,对自己一生追求的高洁情感——无比忠诚!

姜杜的爱之花是那么灿烂,一簇一簇的,述说着爱的纯真,更在述说着这爱之花附丽的大树,那就是铁道兵挺进大兴安岭的历史进程。这不就是美的提炼吗?

或许只有用舒婷《致橡树》里的诗句才能表达我们在此处的评述——姜家修和杜峥嵘,他们“根,紧握在地下/叶,相融在云里……仿佛永远分离/却又终身相依……”

《八百里高寒》在同类题材的话剧中脱颖而出,显示了联合出品方和主创集体卓有成效的努力,令人为之振奋。正像剧中结尾一场出现的雄姿勃勃的火车头,我们期待着这出戏在一声鸣叫之后,坚定有力地一步步前行,不断地发现宝藏,不断地完善自己,不断地爬高,向着深处、远处,飞驰。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
龙头条新闻公众号